

# 卷五

書名 陽明先生文錄十七卷 嘉靖二十六年張良才重校刊本  
 撰者 明 王守仁 撰  
 卷 卷五  
 內容分類 集- 別集- 明中葉  
 索書號 集部- 別集- 7- 28- 1  
 編號 D7431500

## 陽明先生文錄卷之一

書一  
 始正德已  
 巳至庚辰

與辰中諸生 巳巳

謫居  
 兩年無可與語者歸途乃得諸友何幸何幸  
 以爲喜又遽爾別去極快快也絕學之餘求道者少  
 一衆楚最易搖奪自非豪傑鮮有卓然不變者謹  
 友相砥礪夾持務期有成近世士夫亦有稍知求  
 道者因實德未成而先揭標榜以來世俗之謗是  
 墮墮無立反爲斯道之梗諸友宜以是爲鑒  
 華務於切已處着實用力前在寺中所云靜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74315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集部- 別集- 7- 28- 1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陽明先生文錄十七卷 嘉靖二十六年張良才重校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思何如大抵心病愈則身病亦自易去縱血氣衰弱未便即除亦自不能爲心患也小兒勞開教驚駘之質無復望其千里但得帖然於皂櫪之間斯已矣門戶勤早晚得無亦厭瑣屑否不一

陽明先生文錄卷之四

陽明先生文錄卷之五

序

羅履素詩集序

壬戌

履素先生詩一帙爲篇二百有奇浙東魯羅公某以授陽明于某而告之曰是吾祖之作也今詩文之傳皆其崇高顯赫者也吾祖隱於草野其所存要無愧於古人然世未有知之者而所爲詩文又皆淪落止是某將梓而傳焉懼人之以我爲僭也吾子以爲奚若某曰無傷也孝子仁孫之於其父祖雖其服玩嗜好之微猶將謹守而弗忍廢况乎詩文其精神心術

之所寓有足以發聞於後者哉夫先祖有美而弗傳是弗仁也夫孰得而議之蓋昔者夫子之取於詩也非必其皆有聞於天下彰彰然明著者而後取之滄浪之歌採之孺子萍實之謠得諸兒童夫固若是其寬博也然至於今其傳者不過數語而止則亦豈必其多之貴哉今詩文之傳則誠富矣使有刪述者而去取之其合於道也能幾履素之作吾誠不足以知之顧亦豈無一言之合於道乎夫有一言之合於道是其於世也亦有一言之訓矣又况其不止於是也而又奚爲其不可以傳哉吾觀木叅公之治吾湖寬而不縱仁而有勇溫文蘊藉居然稠衆之中固疑其先必有以開之者乃今觀履素之作而後知其所從來者之遠也世之君子苟未知木叅公之所自吾請觀於履素之作苟未知履素之賢吾請觀於木叅公之賢無疑天然則是集也固羅氏之文獻係焉其又可以無傳乎哉木叅公起拜曰某固將以爲羅氏之書也請遂以吾子之言序之木叅公名舉字某由進士累今官有厚德長才向用未艾木叅之父某祖某亦起家進士而以文學政事顯羅氏之文獻於此益爲有證云

兩浙觀風詩序

三戊

兩浙觀風詩者浙之士夫爲余憲陳公而作也古者天子巡狩而至諸侯之國則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其後巡狩廢而陳詩亡春秋之時列國之君大夫相與盟會問遣猶各賦詩以言已志而相祝頌今觀風之作蓋亦祝頌意也王者之巡狩不獨陳詩觀風而已其始至方岳之下則望秩於山川朝見之士之諸侯同律曆禮樂制度衣服納價以觀民之好惡就見百年者而問得失賞有功罰有罪蓋所以布王政而興治功其事亦大矣哉漢之直指循行唐之觀察

廉訪採訪之屬及今之按察雖皆謂之觀風而其實代天子以行巡狩之事故觀風王者事也陳公起家名進士自秋官郎擢僉浙臬執操縱予奪生死榮辱之柄而代天子觀風於一方其亦榮且重哉吁亦難矣公之始至吾浙適歲之旱民不聊生飢者仰而待哺懸者呼而望解病者呻鬱者怨不得其平者鳴弱者強者蹶者嚙者梗而孽者狡而竊者乘間投隙沓至而環起當是之時而公無以處之吾見其危且殆也賴公之才明知神武不震不激撫柔摩剔以克有濟期月之間而飢者飽懸者解呻者歌怨者樂不



者生其間而吾無從得之也今年爲弘治甲子天下當復大比山東巡按監察御史陸爾輩以禮與幣來請守仁爲考試官故事司考校者惟務得人初不限以職任其後三四十年来始皆一用學職遂致應名取具事歸外簾而糊名易書之意微自頃言者頗以爲不便大臣上其議天子曰然其如故事於是聘禮考校盡如國初之舊而守仁得以部屬來典試事於茲土雖非其人寧不自慶其遭際又况夫子之鄉固其平日所願一至焉者而乃得以盡觀其所謂賢士者之文而考校之豈非平生之大幸歟雖然亦

竊有大懼焉夫委重於考校將以求才也求才而心有<sub>不</sub>盡是<sub>不</sub>忠也心之盡矣而真才之弗得是弗明也<sub>不</sub>忠之責吾知盡吾心爾矣不明之罪吾終且柰何哉蓋昔者夫子之時及門之士嘗三千矣身通六藝者七十餘人其尤卓然而顯者德行言語則有顏閔子賜之徒政事文學則有由求游夏之屬今所取士其始拔自提學副使陳某者蓋三千有奇而得千有四百既而試之得七十有五人焉嗚呼是三千有奇者其皆夫子鄉人之後進而獲游於門牆者乎是七十有五人者其皆身通六藝者乎夫今之山東猶

古之山東也雖今之不逮於古顧亦寧無一二人如昔賢者而今之所取苟不與焉豈非司考校者不明之罪歟雖然某於諸士亦願有言焉夫有其人而弗取是誠司考校者不明之罪矣司考校者以是求之以是取之而諸士之中苟無其人焉以應其求以不負其所取是亦諸士者之耻也雖然予豈敢謂果無其人哉夫子嘗曰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夫爲夫子之鄉人苟未能如昔人焉而不耻不若人不知所以自勉是自暴自棄也其名曰不肖夫不肖之與不明其相去何遠乎然則司考校者之與諸士亦均有責焉耳矣嗟夫司考校者之責自今不能以無懼而不可以有爲矣若夫諸士之責其不能者猶可以自勉而又懼其或以自畫也諸士無亦曰吾其勗哉無使司考校者終不免於不明也斯無媿於是舉無媿於夫子之鄉人也矣是舉也某某同事於考校而御史備實同監臨某某同提調某某同監試某某某又相與翊贊防範於外皆與有勞焉不可以不書自餘百執事則已具列于錄矣

炁候圖序

戊辰

天地一元之運爲十二萬九千六百季分而爲十二  
會會分而爲三十運運分而爲十二世世分而爲三  
十年年分而爲十二月月分而爲二氣氣分而爲三  
候候分而爲五日日分爲十二時積四千三百二十  
時三百六十日而爲七十二候會者元之候也世者運  
之候也月者歲之候也候者月之候也天地之運日  
月之明寒暑之代謝氣化人物之生息終始盡於此  
矣月證於月者也氣證於氣者也候證於物者也若  
孟春之月其氣爲立春爲雨水其候爲東風解凍爲  
蟄虫始振爲魚負水獺祭魚之類月令諸書可考也

氣候之運行雖出於天時而實有關於人事是曰古  
之君臣必謹脩其政令曰奉若夫天道致察乎氣運  
曰警惕夫人爲故至治之世天無疾風盲雨之愆而  
地無昆虫草木之孽孔子之作春秋也大雨震雷大  
雨雪則書大水則書無水則書無麥苗則書多麋則書  
蠶蜚雨螽蟪生則書六鷁退飛則書隕霜不殺草李  
梅實則書春無冰則書鸛鵠來巢則書凡曰見氣候  
之愆變失常而世道之興衰治亂人事之汗隆得失  
皆於是乎有證焉所以示世之君臣者恐懼脩省之  
道也大總兵懷柔伯施公命繪工爲七十二候圖遣



使呂幣走龍塲屬守仁叙一言於其間守仁謂使者曰此公臨政之本也善端之發也戒心之萌也使後曰何以知之守仁曰人之情必有所不敢忘也而後存於其心著於其念存於其心而後見之於顏色言論志之於弓矢几杖盤盂劔席繪之於圖畫而日省之於其心是故思馳騁者愛觀夫射獵遊田之物其逸樂者喜親夫博局燕飲之具公之見於圖繪者不於彼而於此吾是呂知其為善端之發也吾是呂知其為戒心之萌也其殆敬惕夫人為而謹修其政令也歟其殆致察乎氣運而奉若夫天道也歟夫敬惕者萬善之本而衆美之基也公克念於是其可呂為賢乎由是因人事呂達於天道因一月之候呂觀夫世運會元呂探萬物之幽賾而窮天地之始終皆於是乎始吾是呂喜聞而樂道之為之叙而不辭也

送毛憲副致仕歸桐江書院序戊辰

丑德己巳夏四月貴州按察司副使毛公承上之命得致其仕而歸先是公嘗卜桐江書院於平陵釣臺之側者幾年矣至是將歸老焉謂其志之始獲遂也甚喜而同僚之良惜公之去乃相與咨嗟不忍集而

餞之南門之外酒既行有起而言於公者曰君子之道出與處而已其出也有所爲其處也有所樂公始以名進士從政南部理繁治劇頽然已有公輔之望及爲方面於雲貴之間者十餘年內厘其軍民外撫諸戎蠻夷政務舉而德威著雖或曰是召嫉取謗而名稱亦用是益顯建立暴於天下斯不謂之有所爲乎今茲之歸脫屣聲利垂竿讀書樂泉石之清幽就烟霞而屏迹寵辱無所與而世累無所加斯不謂之有所樂乎公於出處之際其亦無憾焉耳已公起拜謝復有言者曰雖然公之出而仕也太夫人老矣先

大夫忠襄公又遺未盡之志欲仕則違其母欲養則違其父不得已權二者之輕重出而自奮於功業人徒見公之憂勞爲國而忘其家不知凡以成忠襄之志而未嘗一日不在於大夫人之養也今而歸告成於忠襄之廟拜太夫人於膝下旦夕承歡伸色養之孝公之願遂矣而其勞國勤民拳拳不舍之念又何能釋然而忘之則公雖欲一日遂歸休之樂蓋亦有所未能也公復起拜謝又有言者曰雖然君子之道用之則行舍之則藏用之而不行者往而不返者也舍之而不藏者溺而不止者也公之用也既有君行

之其舍之也有弗能藏者乎吾未見夫有其用而無其體者也公又起拜遂行陽明山人聞其言而論之曰始之言道其事也而未及於其心次之言者得公之心矣而未盡於道終之言者盡於道矣不可曰有加矣斯公之所允蹈者乎諸大夫皆曰然子盍書之曰贈從者

恩壽雙

詩後序戊辰

正德丙寅丹徒沙隱王公壽七十配孺人嚴六十有九其年天子以厥子侍御君貴封公監察御史配為孺人在朝之彥咸為歌詩侈上之德以祝公壽

美侍御君之賢又明年侍御君奉

命巡按貴陽以

王事之靡盬將厥父母之弗遑也載是冊以俱每陟屺岵望飛雲徘徊瞻戀喟然而興嘆黯然而長思輒取是冊而披之而微諷之而長歌詠嘆之曰舒其懷見其志雖身在萬里固若稱觴膝下聞詩禮而趨於庭也大夫士之有事於貴陽者自都憲王公而下復相與歌而和之聯為巨帙屬守仁叙於其後夫孝子之於親固有不必捧觴戲綵曰為壽不必柔滑旨甘曰為養不必候起居奔走扶携曰為勞者非子之心謂不必如是也子之心願如是而親曰為不必如是

必如彼而後吾之心始樂也子必為是不為彼呂拂  
其情而曰吾呂為孝其得為養志乎孝莫大乎養志  
親之願於其子者曰弘乃德遠乃猶嘻嘻旦夕孰與  
名垂簡冊呂顯我於無盡飲食口體孰與澤被生民  
呂張我之能施服勞奔走孰與比迹夔臯呂明我之  
能教非必親之願於其子者咸若是也親呂是願其  
子而子弗能焉弗可得而願也子能之而親弗呂願  
其子焉弗可得而能也呂是願其子者賢父母也呂  
是承於其父母者賢子也二者恒百不一遇焉其庸  
可冀乎侍御君之在 朝則忠愛達於上其巡按於

也則德威敷於下凡其宣布恩惠摩赤子起其疾  
疢乳哺之者孰非公與孺人之慈凡其攝大奸使不  
得肆佞大弊使不復作爬梳調服撫諸夷而納之夏  
呂免 天子一方之顧慮者孰非侍御君之孝而天  
君此者亦孰非侍御君之所呂壽於公與孺人之壽  
哉公孺人之賢斷木史之序詳矣其所呂修其身教  
甘家誠可謂有是父有是子是詩之作不為虛與諛  
以為序之云爾

重刊文章軌範序丙辰

宋謝枋得氏取古文之有資於場屋者自漢迄宋凡

六十有九篇、標揭其篇章句字之法、名之曰文章軌  
範、蓋古文之興、不止於是、是獨爲舉業者設耳、世之  
學者、傳習已久、而貴陽之士、獨未之多見、侍御王君  
汝楨於按歷之暇、手錄其所記憶、求善本而校是之、  
謀諸方伯郭公葦、相與捐俸廩之資、銀之梓、將以嘉  
惠貴陽之士、曰、枋得爲宋忠臣、固以舉業進者、是吾  
微有訓焉、屬守仕叙一言於簡首、夫自百家之言興、  
而後有六經、自舉業之習起、而後有所謂古文、古文  
之去六經遠矣、由古文而舉業、又加速焉、士君子有  
志舉賢之志、而專求之於舉業、何啻千里、然中世且

是取士、士雖有聖賢之學、竟避其君之志、不以是進、  
然不大行於天下、蓋士之始相見也、必以贊故舉業  
者、士君子求見於君之羔雉耳、羔雉之弗飾、是謂無  
禮、無禮無所庸於交際矣、故夫求工於舉業、而不事  
於古作、弗可工也、弗工於舉業、而求於倖進、是僞飾  
羔雉、以罔其君也、雖然、羔雉飾矣、而無恭敬之實焉、  
其如羔雉何哉、是故飾羔雉者、非以求媚於主、致吾  
誠焉耳、工舉業者、非以要利於君、致吾誠焉耳、世徒  
見夫由科第而進者、類多徇私媒利、無事君之實、而  
遂歸咎於舉業、不知方其業舉之時、惟欲釣聲利、弋

身家之腴，苟一旦之得，而初未嘗有其誠也。鄒孟氏曰：恭敬者，幣之未將者也。伊川曰：自洒掃應對，可以至聖人，夫知恭敬之實在於飾羔雉之前，則知堯舜其君之心，不在於習舉業之後矣。知洒掃應對之可，以進於聖人，則知舉業之可，以達於伊傳周召矣。吾懼貴陽之士，謂二公之爲是舉，徒以資其希寵祿之筌蹄也，則二公之志荒矣。於是乎言。

五經臆說序 戊辰

得魚而忘筌，醪盡而糟粕棄之，魚醪之未得而曰是筌與糟粕也，魚與醪終不可得矣。五經聖人之學，具焉然自其已聞者而言之，其於道也亦筌與糟粕耳。竊嘗怪夫世之儒者，求魚於筌而謂糟粕之爲醪也。夫謂糟粕之爲醪，猶近也。糟粕之中而醪存，求魚於筌，則筌與魚遠矣。龍場居南夷萬山中，書卷不可携，日坐石穴，默記舊所讀書而錄之，意有所得，輒爲之訓。什期有七月，而五經之旨略遍，名之曰臆說。蓋不必盡合於先賢，聊寫其胸臆之見，而因以娛情養性焉耳。則吾之爲是固又忘魚而釣，寄興於麴蘖，非誠旨於味者矣。嗚呼！觀吾之說而不得其心，以爲是亦筌與糟粕也。從而求魚與醪焉，則失之矣。夫說凡四

十六卷經各十而禮之說尚多缺僅六卷云

潘氏四封錄序 辛未

叙潘氏之仕於朝者戶部主事君選大理寺副君  
亦戶部員外君里南大理評事君鑑凡四人正德五  
年冬亦里以上三載竄遷鑑以兩宮徽號旬月之  
間皆得推恩封其親如其官焉於是叙八制為錄修  
上之賜以光其族裔而來謂某曰德下寵浮若之何  
其可請一言以永我潘氏某曰一族而四顯來者相  
望也其盛哉夫一月之間而均被榮渥則又何難也  
蓋吾聞之大山之木千仞而四幹垂于四峰之巔飛

于一木作而

鳥之鳴聲不相及也春氣至而四幹之杪花葉若一  
則其所出之根固有不期致焉潘氏之在婺聞望自  
宋元而來其培本則厚四子者固亦潘氏之四幹矣  
是惟否塞閉晦苟際明期而諧景會其軒竦條達孰  
禦而天寵命之法暨不約而同也其又足異哉雖  
然木之生風霆之蕪舞炎暑之酷烈陰寒冰雪之嚴  
沍剝落彼凝其精堅其質而定其氣非獨雨露之沾  
濡生成之也夫恩寵爵祿雨露也號令宣播風霆也  
法度政事之苛密煩困炎暑也時之險厄患難顛沛  
陰寒冰雪之嚴沍剝落也何適而非生成四子蓋亦

彼發其精堅  
質一木作保堅  
質

斯禾其

略嘗歷之斯村中樞柱而任梁棟矣吾願潘氏之益培其根也四子拜而起曰吾其益培之以忠孝乎慨之以誠敬乎植之以義而防之以禮乎某曰然則潘氏之軒竦條達其益無窮爾已矣某不為應酬詩文餘四年矣侍副君之為暨陽也予嘗許之文未及為而有南北之別今茲復見於京師而以是責償焉故不得而辭也

送章達德歸東廂序 辛未

章達德將歸東廂石龍山人為之請於是甘泉子托以考槃陽明子為之賦衡門客有在坐者啞然曰與

哉二夫子之言吾不能知之夫闕爾形無瑩爾精也其可矣今茲將惟職業之弗遑而暇雁蕩之懷乎彼章子者雁蕩之產矣則又可以居而弗居依依於京師者數年而未返是二者交相慕乎其外也夫苟游心恬淡而栖神於流俗塵囂之外環堵之間其無屏霞天柱乎雁蕩又奚必造而後至不然托踪泉石而利祿狃其中雖廬雲霄之頂其得而居諸於是陽明子仰而喟俯而默卒無以應之也志其言以遺章子曰客見吾杜權焉行矣子毋忘客之言亦無以客之言而忘甘泉子之托



壽湯雲谷序甲戌

弘治壬戌春某西尋句曲與丹陽湯雲谷偕當是時雲谷方爲行人留意神仙之學爲予談呼吸屈伸之術與神化氣之道蓋無所不至及與之登三峯之巔下探華陽休玉宸感陶隱君之遺迹慨嘆穢濁飄然有脫屣人間之志予時皆未之許也雲谷意不然之曰子豈有見於吾乎予曰然子之眉間慘然猶有但世之色是道也遲之十年庶幾矣雲谷曰子見吾之貌而吾信吾之心既別雲谷尋入爲給事中又遷爲右給事殫心職務驅逐瘁勞竟以直道抵權奸斥外

而予亦以言事得罪奔走謫鄉不相見者十餘年至是正德癸酉某月予自吏部徙守南太僕再過丹陽而雲谷已家居三年矣訪之迎謂予曰尚憶眉間之說乎吾信吾之心而不若子之見吾貌何也今果十年而始出於泥塗是則信矣然謂吾之庶幾也則貌益衰年益逝去道益遠獨是若未之盡然耳予曰乃今則幾矣今吾又聞子之言見子之貌矣又見子之廬矣又見子之鄉人矣雲谷曰異哉言貌既遠矣廬與鄉人亦可以見我乎曰古之有道之士外槁而中澤處隘而心廣累糶而無所撓其精機忘而無所忤

於俗是故其色愉愉其居于子其所遭若清風之披物而莫知其所從往也今子之步徐髮改而貌若益憊然而其精藏矣言下意懇而氣若益衰然而其神守矣室廬無所增益於舊而志意擴然其累釋矣鄉之人相忘於賢愚貴賤且以爲慈母且以爲嬰兒其機忘矣夫精藏則太和流神守則天光發累釋則怡愉而靜機忘則心純而一四者道之證也夫道無在而神無方安常處順其至矣而又何人間之耽疑乎雲谷曰有是哉吾信吾之心乃不若子之見吾廬與吾鄉人也於是雲谷年七十矣是月值其懸孤鄉人方謀所以祝壽者聞子至皆來請壽子曰嘻子之先生既幾於道而尚以壽爲賀乎夫壽不足以爲子之鄉先生賀子之鄉而有有道之士若子之鄉先生者使爾鄉人之子弟皆有所矜式視做出而事君則師其道以用世入而家居則師其道以善身若射之有的各中乃所向則是先生之壽乃於爾鄉之人復有足賀也已明年三月予遷官鴻臚而鄉之人復以書來請遂追書之

文山別集序

甲戌

文山別集者宋丞相文山先生自述其勤王之所經

歷後人因而採集之以成者也其間所值險阻艱難  
顛沛萬狀非先生之述固無從而盡知者先生忠貞  
節蓋宇宙皆於是而有據後之人因詞考迹感先生  
之大義油然而興起其忠君愛國之心固有泫然泣下  
裂背扼腕思喪元首之無地者是集之有益於臣道  
豈小小哉古之君子之忠於其君求盡吾心焉以自  
慊而已亦豈屑屑言之以漸知於世然而仁人之心  
忠於其君亦欲夫人之忠於其君也忠於其君則盡  
心焉已欲夫人忠於其君而思以吾之忠於其君者  
啓其良心固有人弗及知之者非自言之何由以及

人乎斯先生之所爲自述將以教世之忠也當其時  
伏節死義之士無不備載亦因是以有傳是又與人  
爲善者也是集也在先生之自盡若嫌於漸世之知  
以先生之教人則吾惟恐其知之不盡也在先生之  
自盡若可以無傳以先生之與人爲善則吾惟恐其  
傳之不遠也先生之裔孫今太僕少卿公宗嚴復刻  
是集而屬某爲之序某之爲廬陵也公之族弟某嘗  
以序請茲故不可得而辭嗚呼當顛沛之心而不忘  
乎與人爲善者節之裕也致自盡之心而欲人同歸  
於善者忠之推也不以漸知爲嫌而行其教人之誠

者仁之薦也象賢崇德以章其先世之美之謂孝明  
訓述事以廣其及人之教之謂義吾於是集之序無  
愧辭耳矣

金壇縣志序

乙亥

麻成劉君天和之尹金壇也三月而政成考邑之故  
而創志焉曰於乎艱哉吾欲觀風氣之所宜民俗之  
所尚而無所證也以諏於鄉老有遺聽焉吾欲觀往  
昔之得失民俗之急緩弛張先後之無所稽也以詢  
於閭野有遁情焉吾欲觀山川之條理疆域之所際  
道路井邑之往來聚散制其經適其變而鉅所裁也

則以之闢荒穢入林麓有以歷焉亦惟文獻之未足  
也而爾已也嗚呼古君子之忠也舊政以告於新尹  
吾何以盡吾心哉夫政有時而或息焉告有時而或  
窮焉書之冊而世守之斯其為告也不亦遠乎志成  
使來請序吾觀之秩然其有倫也錯然其有章也天  
也物之祖也地也物之妣也故先之以天文而次之  
以地理地必有所產故次之以食貨物產而事興故  
次之以官政政行而齊之以禮則教立故次之以學  
校學以興賢故次之以選舉賢興而後才可論也故  
次之以人物人物必有所居故次之以宮室居必有

所事事窮則變變則通故次之以雜志終焉嗚呼此豈獨以志其邑之故君子可以觀政矣夫經之天文所以立其本也紀之地理所以順其利也參之食貨所以遂其養也綜之官政所以均其施也節之典禮所以成其俗也達之學校所以新其德也作之選舉所以用其才也考之人物所以辯其等也修之宮室所以安其居也通之雜志所以盡其變也故本立而天道可睹矣利順而地道可因矣養遂而民生可厚矣施均而民政可平矣俗成而民志可立矣德新而民性可復矣才用等辯而民治可久矣居安盡變而民義不墮矣修此十者以治遠之邦國天下可也而况於邑乎故曰君子可以觀政矣

送南元善入觀序 乙酉

渭南南侯之守越也越之敝數十年矣巨奸元惡窟據根盤良牧相尋未之能去政積事墮俗因隳靡至是乃斬然翦剔而一新之克惡貪殘禁不得行而狡僞淫侈游惰苟安之徒亦皆拂戾失常有所不便相與斐斐緝緝構讒騰誹城狐社鼠之奸又從而黨比翕張之謗遂大行士夫之爲元善危者沮之曰謗甚矣蓋已諸元善如不聞也而持之彌堅行之彌決且

曰民亦非無是非之心而蔽昧若是固學之不講而教之不明也吾寧無責而獨以外歸於民則日至學宮進諸生而作之以聖賢之志啓之以身心之學士亦蔽於習染闕然疑恠以駭曰是迂闊之談將廢吾事則又相與斐斐緝緝訾毀而詆議之士夫之爲无善危者沮之曰民之謗若火之始炎士又從而膏之孰能以無燼乎益遂已諸无善如不聞也而持之彌堅行之彌決則又緝稽山書院萃其秀穎而日與之諄諄焉豐豐焉越月踰時誠感而意孚三學泊各邑之士亦漸以動日有所覺而月有所悟矣於是爭相

奮曰吾乃今知聖賢之必可爲矣非侯之至吾其已夫侯真吾師也於是民之謗者亦漸消沮其始猶曰侯之於我利害半我之於侯恩怨半至是惠洽澤流而政益便相與悔曰吾始不知侯之愛我也而反以爲殃我也吾始不知侯之拯我也而反以爲勞我也我其無人之心乎侯真吾之嚴父也慈母也於是侯且入觀百姓皇皇請留不得相與謀之多士曰吾去慈母吾將安哺乎嚴父吾去吾將安恃乎士曰吁嗟維父與母則生爾身維侯我師實生我心吾寧可以一日而無吾師之臨乎則相與假重於陽明子而乞

留焉陽明子曰三年之觀大典也侯焉可留乎雖然此在爾士爾民之心夫承志而無違子之善養也離師友而不背弟子之善學也不然雖居膝下而侍几杖猶爲不善養而操戈入室者也不矣必以留侯爲哉衆皆默然良久曰公之言是也相顧逡巡而退明日復師生相率而來請曰無以輸吾之情願以公言致之於侯庶侯之端其來旋而有以速諸生之化慰吾民之延頸也

送聞人那允序

聞人言那允者陽明子之表第也將之官閩之嶮嶮

而請言陽明子謂之曰重矣勿以進非科第而自輕榮矣勿以官卑而自慢夫進非科第則人之待之也易以輕從而自輕者有矣官卑則人之待之也易以慢從而自慢者有矣夫科第以致身而恃以爲暴是厲階也高位以行道而據以媒利是資也於吾何有哉吾所謂重吾有良貴焉耳非矜與教之謂也吾所謂榮吾職易舉焉耳非顯與耀之謂也夫以良貴爲重舉職爲榮則夫人之輕與慢之也亦於吾何有哉行矣吾何言

陽明先生文錄卷之五

陽明先生文錄卷之五

五





東洋書院藏  
大正十一年  
五月